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六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

尤工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

布琳濟達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布琳濟達甚敬禮

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参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圖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鋭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圖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

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釆輿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圖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故人多忌之會阿哈瑪特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掊克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

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祲徵賦如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賑民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絶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為便又議

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劵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餽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為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一年詔丞相巴延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巴延既渡江分阿爾哈雅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十二年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爾哈雅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為三周則城可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賫芻楷梯其樓火之且竪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盾先登阿爾哈雅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語阿爾哈雅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

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喻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氓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為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十三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

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哈瑪特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汗諾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哈瑪特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姜衛樞密副使博囉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稱快適尚書留夢炎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

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哈瑪特慮其害已捃摭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為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寃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孫一人敬皆為大官

崔彧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特穆爾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

世祖甚器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雅克諾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呼圖克岱爾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或言於世祖謂阿哈瑪特當國時同時皆知其惡無一人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為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哈瑪特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薩爾襲父職

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
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
曰己勑中書凡阿哈瑪特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
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
屍從之尋奉旨鉤考樞密文牘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
丞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
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
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

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廵歷爲宜皆從之二十年復以爲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庶號令明而賞罰當四

曰翰苑亦頌阿哈瑪特功德宜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埀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

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
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
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
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歳賦亦將樂從十
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户去家
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
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産即日給
還民官滿替以户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與

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悉為阿哈瑪特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歳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哈瑪特以此位置私黨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内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

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

軍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户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

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㫖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敏珠爾丹奏曰近者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

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勑除名為民又奏僧格所設衙門其閒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户多為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問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户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

匠者論如法又呼圖克諾延籍户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為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或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叅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臺詰問

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孟古岱嘉琿達尼雅斯拉鼎默呼奸贓尼雅斯拉鼎默呼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僧格僧格曖昧以聞流祚于噶達蘇妻子家財並没入官祚至和琳遇亂走還京師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閲其狀詞罪甚微宜復其妻子從之二十九年或偕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

格臣等以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尼雅斯拉鼎默呼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皆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算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舍哩按問悉皆

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僧格及其兇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色徹肯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擻僉事簿問而色徹肯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色徹肯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

籍人家真偽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裕嚕伊納克巴延徹爾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從之又奏松州達嚕噶齊察遜自言不願為鈸穀官願備員廉訪司令茂巴爾斯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授

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其害己命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

輒受又監察御史托迪實克言女直人嘉琿達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實喇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為右丞世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哈瑪

特有寵阿哈瑪特既没以官婢事僧格復有寵故庸貪

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宜命臺省遣官

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伊呼伯察江西廉訪司官珠爾

徹爾岱河東廉訪司官浩爾齊擅縱盜賊抑奪民田貪

汚不法今伊呼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

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

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

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僧

格持國遺其掊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横學校大廢近與臣言色埒黙達實密傳㫖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乗傳往鞫明日訪知為托斯和希沙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甞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或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縁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之寳泉提舉張簡及子奈旻岱告彧常受鄒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

徼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奈曼岱知徼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札拉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久任憲臺乞遷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

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彧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鄂蘭實喇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詈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實迪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職彧與御史大夫濟爾噶朗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

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鄂都岱以雪故來後今而復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圖沁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或與博果密阿哩衮薩里同翰林

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辛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竒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烏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詔罪己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

詭以爲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顓掇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人神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稾出於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匾鍛鍊成獄竄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

大夫姜衛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
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
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以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
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
相安圖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
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隠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
遇李乃愓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
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

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勑集賢大學士阿哩袞薩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于香殿勞問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歴陳自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洪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

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録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納延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卻帝患之李㝈啟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鬬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踣之無不勝矣帝嘉其謀諭將帥師果奏

捷自是帝益竒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禀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

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惏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

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閭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

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靡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十畝於是僧格為尚書丞相顓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事具僧格傳李雖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僧格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

言葉李本一縣徒受皇帝簡知可為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叅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黙德齊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約蘇穆爾禍湖廣沙布鼎禍江淮穆舒哩禍福建又大鈎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

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
舉僧格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
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
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
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為平章政事佐丞相
諤勒哲治省事李上表力辭尋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
淦至詔以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嘗問兵部郎
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

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諅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甚遠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版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音囊嘉特命叅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

淮尚書省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為邊陲故多閒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劾江西營田使沙布鼎貪橫罷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僧格既敗而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巴延布呼舍哩奇爾濟蘇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

孰可以為首相對曰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諤勒哲可明日拜諤勒哲為丞相以公楠及布呼為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行中書省㕘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人以行三十年復為大司農得蔵匿公私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歳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六百貫帛千五百匹麻絲二千七百斤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釐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湖廣行

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召還朝尋卒帝聞甚傷悼之賻贈有加特命朝臣護喪南歸

馬紹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圖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政事張啟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寧海

饑紹發粟賑之十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隆興為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為刑部尚書萬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為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踰年復為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

政事賜中統鈔五千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瑨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政事僧格怒曰杜瑨何人敢沮吾鈔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乎瑨得免俄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間僧格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僧格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餧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餧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僧格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録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紹

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已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僧格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僧格敗跡其所行賂者索其籍閱之獨無紹名僧格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

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崔斌傳十一年詔丞相巴延總兵南征　按十一年原刻作十年考世祖本紀及巴延傳續通鑑經世大典諸書巴延以十一年為右丞相總兵伐宋今據改

崔斌傳十二年十月圍潭州　按原刻無十二年三字以十月屬之上文十一年考諸傳元師圍潭州為十二年事宋史李芾傳潭以宋德祐元年十月被圍至除夕城陷德祐元年即至元十二年也今據改

崔斌傳十三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　按十三年原刻作十一年考世祖本紀及各傳元師定湖南在十三年本紀十四年以廣西二十四郡歸附建行省於潭州以治之是也若十一年則是時湖南尚未下即嶺海亦尚為宋有何由遣使撫諭今改

葉李傳他日名見香殿　按香殿原刻作披香殿考元無披香殿之名惟香殿見於紀傳今畫一改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

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八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

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陜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為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

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覈故事燧與
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
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
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宫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
字吕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賔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
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禄
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

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為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三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二年徽本大書三

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為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刋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為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

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

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

嶺薩哈水徙家於滕州之竒少而孤舅杜氏攜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曄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竒職文書亦被按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瓜爾佳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竒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九年召為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為令式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

遏騰涌之患之竒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期二十一年遷左賛善大夫時裕宗為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為一職詔集羣臣議之之竒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徳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

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奇慮識精審明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為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為不及為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

肅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為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七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為學士承旨兼國子

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
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
齒頗少請讓之先㞒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
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
也皇慶元年遷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
復為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
尋又入翰林為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
尊號㞒獨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歷元年卒年八十一

賡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徳為朝
廷所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强遼東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嘗官
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絶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
門號稱髙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為本儀容
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為有道之君子至
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

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為政以寛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宫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

酒儒風為之丕振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為國子祭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遷太常卿又遷集賢學士八年葬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

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敎法壹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謚文正

郝天挺子佑附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都嚕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華善巴圖爾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為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户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

好問以勳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參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為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直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

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為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姧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

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布琳濟達為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録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小字圖魯卜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舍部為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户府參議夜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既長以文學名辟萬户府議事官萬户嚴忠範之兄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汴梁既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潛邸嘗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設

宫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徐世隆為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為之副以董樂師肄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為掾及安圖為相尤禮重之授户部員外郎出為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贖死朝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

有司以眞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至元二十二年安圖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哈瑪特顓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為使蒞治于大名一以所没贓羅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僉河南江北行

中書省事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擢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因讞獄鹽場民尹執中兄弟誣伏為强盜平反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旺扎勒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爾果斯可為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略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

為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為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嘉納之賜鈔五千貫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嚕噶齊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禄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洒掃户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圖巴延和爾果斯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謚久之請老還

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姚燧傳至元八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名弟子十二人　按原刻作七年今據通鑑網目改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强命中甞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貫喉一軍盡讙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

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
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
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
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
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
幸以副臣帝歎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
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
討之士卒數為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

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
朝時朝廷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
参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為言樞密院使安巴問于
珪珪曰見上當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
瑄所宜言遂得不罷命為樞密副使太傅伊嚕勒諾延
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
是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
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

三年遣使廵行天下珪使川陜問民疾苦振䘏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内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濟遜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

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
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
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
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陜西行臺中丞
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
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
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
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

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既即位賜濟遜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悅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禄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實勒們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

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耀珠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萬户布色結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特們德爾非其人布色無功不得為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實勒們傳皇太后㫖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

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叅議中書省事和卓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丁繼母憂廬墓寢苫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至治二年英宗召見于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諭醴丞相拜珠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路是年冬起珪為集賢大學士先是特們德爾既復為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

巴延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于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寃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玉帶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特克實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伏誅特們德爾之子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獨議遠流珪曰於法强盜不分首從

發冡傷尸者亦死索諾木從弑逆親斫丞相拜珠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時參知政事瑪喇勒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敘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

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横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禄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特們徳爾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諂附權姦實勒們及嬖幸伊埒薩巴之徒茍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實勒

們等恩義相許表裏為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
元凶實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内布
宿衛外據顯要敵上抑下杜絶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
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權勢日熾
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為義
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
奪爵籍没其家終以遺患搆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
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不足塞責

令復回給所籍家産諸子尚在京師夤縁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爾之姦惡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産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别上下也特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特克實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暗達布哈博羅伊嚕特穆爾奇爾布哈烏魯斯布哈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

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
强盜刼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弒逆之黨
天地不容宜誅晴達布哈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
而家亾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盜
用也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
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讐忿
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産殘忍骨肉盜竊主

權閒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托克托久居彼旣縱肆將無忌憚況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典憲閒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濟蘭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强收鄭國寶妻噶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閒之官刑

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為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宜以濟蘭布哈付刑曹鞫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易此不濟飢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

與鄂拓克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蠹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布鼎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獘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于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

國用饒給之曰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安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之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于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

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羣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枘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等枉遭特們德爾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茍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再羅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

者則人無寃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額森特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强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解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寃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録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

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于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為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齊爾等又獻利于實勒們婀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内正少卿魏温都爾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

歸民善良死于非命國法當為昭雪特克實弑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顔呼喇勒院使托果斯皆以無罪死未褒贈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圖沁布哈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敘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寃抑者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為治之要莫先于安民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濫費汰

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
𭄿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
緣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
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
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
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
異矣臣等議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
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𭄿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

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
濫入常選累朝鄂爾多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
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感
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
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
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
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
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嘉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

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于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

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于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庫特齊收養馬駝歲

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駞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收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為令兵戎之興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

贊布陵盜始者刼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勑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饋

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僧格嘉勒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于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税特們德爾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税

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特們德爾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絶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傜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絶俗為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

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罷以舊制罷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産業似此無功受賞何

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為令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寃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

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二年夏得㫖暫歸故里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于必見珪至帝曰卿来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賔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翰林學士承㫖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

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强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

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彦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為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達一見奇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宫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陜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

子師傅大徳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曰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武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太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娱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

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内難戡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為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實孟啟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南達謀繼大統成后為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喇哈斯達爾

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宫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宫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悦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喇哈斯稱病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絶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脉衆

以爲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惟庫春拜特穆爾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

造内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為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鬬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于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為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

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劓且劓内兊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斯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

叅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為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

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

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為巳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為治僧道士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寃死者復其

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奬欲痛剗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

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勅詞臣為之賛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常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

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于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塟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

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與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于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特們德爾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

附巳譏搆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譏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禄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

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
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孟宇量
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
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茍賢矣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
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為文有奇氣其論必
主于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稾家無幾存皇慶延祐
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為特們徳爾所為一令之善
必歸之于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戸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為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于平章博果密大奇之辟為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博果密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為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

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絶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徳仁宗在東宮召為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僧格用事

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

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

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

時相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

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

曰刑禁太踈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

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

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寛言皆切直當國者不

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
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為右司都事
在堂邑時其縣達嚕噶齊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
為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
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
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為擢陝西行
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
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于內庭張燈為鼇山即上

疏于左丞相拜珠拜珠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懼今燈山之搆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為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

說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歷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塟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隂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值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

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陜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不為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為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于廣平王伊囉勒諾延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未赴選充中書

省掾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
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誅權貴多以賄敗連
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賢司直會湖
湘有警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覲釁
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郡守子當以廕補
官繼母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拨之果如所言七年拜
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參預官巧佞與
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

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爾斯蘭哈雅偕行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啗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喪復入御史臺為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罷臺選之當否儼曰通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

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
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
決其事及其黨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已無及矣武宗
撫軍北邊成宗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鞫問
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右司郎中武宗臨
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
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
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

以眞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于不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汚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歳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已非宰

臣事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為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
省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
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
發其奸贓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數千家儼
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路學廪之羨
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舊
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為奸利訟以故繁

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澄金陵楊剛中為考試官得人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延祐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托歡達爾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

請代帝諭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臺臣復奏留之巙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巙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六年告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巙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陜西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强為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徵為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為中政院使復賜酒召之乃輿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歷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

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禄柰何汝曹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謚文忠自强朝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叔祖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為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于世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敬儼傳延祐四年　按原刻無延祐二字接敘於皇慶二年之後考皇慶秖二年無四年此在至治之前爲延祐無疑今增